

宋太祖三下南唐

东方佚名



宋太祖三下南唐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 001 号

书 名：宋太祖三下南唐

整 理：袁佐 流放

出 行：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经 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排 版：华东理工大学电排部

印 刷：南昌市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6万

版 次：1992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比 数：—5 (C)

定 价：3.80元

ISBN7-210-01078-5/K·98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331044

丈夫有泪不轻弹
只到伤心处
男儿偏打无根草

目 录

目

- 第一回 悯忠冤赤眉示罚
奉师命余鸿下山..... (1)
- 第二回 南唐主回书拒杀
赵太祖将计督师..... (6)
- 第三回 高元帅兵进寿州
余孽师计困真主..... (11)
- 第四回 潘魏锣连擒敌将
风火扇吓退宋军..... (16)
- 第五回 弄幻术高王险死
妖法太祖疑释..... (20)
- 第六回 宋太祖当空拜祷
陈抟师遣徒下山..... (25)
- 第七回 驾风云郑印见道
详谏诀苗训灌..... (29)

第八回	唐军师遇敌初败 宋将军破寨回朝	(34)
第九回	高君保背母私逃 陶三春领兵救驾	(38)
第十回	求晚宿不啻东床 设夜筵何殊赘婿	(42)
第十一回	君保打碎招夫牌 金定设计赚凤侣	(47)
第十二回	佯诈败一意招婚 更拒战三陈却配	(51)
第十三回	刘小姐痴心联配 高世子硬性辞婚	(55)
第十四回	多情女弄术惊夫 硬性郎应誓陷井	(59)
第十五回	承师命初谐凤侣 急回凡暂折鸾群	(64)
第十六回	唐军师怯敌退兵 高世子卸甲染病	(68)
第十七回	陶元帅冲围对垒 余军师引敌交锋	(72)
第十八回	遇飞刀美容被伤 施灵丹金定解厄	(76)
第十九回	刘小姐杀敌四门 余军师战法两败	(80)
第二十回	刘小姐灵丹调疾 高世子奉旨招亲	(84)

第二十一回	余军师再演迷符 高藩王复被驱役	(89)
第二十二回	破迷符高王请罪 斗法术余鸿败阵	(93)
第二十三回	因败北唐主灰心 被讥诮余鸿演术	(97)
第二十四回	刘小姐被害中伤 苗军师观星排卜	(102)
第二十五回	恩爱夫妻忧永别 情深师弟遽分离	(106)
第二十六回	破神铎余鸿大败 踩唐营冯茂立功	(111)
第二十七回	乱唐城冯茂盗书 破妖坛金定脱难	(115)
第二十八回	赏战功冯茂升王 失法宝余鸿演扇	(119)
第二十九回	恃技艺冯茂遭擒 荐姻缘银屏强合	(124)
第三十回	遇敌仇郑高被获 得书囊萧郁从权	(128)
第三十一回	两佳人经权并济 一美丽参驳同情	(132)
第三十二回	同归宋奉旨完婚 求借兵故旧重会	(136)
第三十三回	再鏖兵生擒故纵 屡败阵方献成仇	(140)

第三十四回	余左道施威伤将 刘佳人抱病出师.....	(145)
第三十五回	斗法术大败余兆 破唐营进取徽州.....	(149)
第三十六回	下瘟砂余兆肆凶 到军粮冯茂急救.....	(153)
第三十七回	畏行险唐将辞劳 欺强敌余兆出丑.....	(157)
第三十八回	宋太祖悔纵妖道 刘佳人智赚旁门.....	(161)
第三十九回	冒赤眉余鸿授首 倚师长余兆逃生.....	(165)
第四十回	思复仇余兆聘妖 急退敌唐主纳邪.....	(169)
第四十一回	残童妇妖道伤生 探阵图佳人回报.....	(172)
第四十二回	请群仙冯茂奔劳 差众将真人奥旨.....	(177)
第四十三回	取高唐郑印奇逢 辨十灵君佩偶遇.....	(181)
第四十四回	杨公子因功结缔 花小姐比武为媒.....	(185)
第四十五回	花小姐改装赚妖 杨公子缴令完姻.....	(189)
第四十六回	五仙师进兵破阵 五妖道挟伪伤身.....	(193)

第四十七回	因兵败李璟残臣 欺敌劣余兆歿阵.....	(197)
第四十八回	缘城破乞恩准降 阵亲亡奏主荫封.....	(201)
第四十九回	报预兆金定请卜 听来谗赤眉下凡.....	(205)
第五十回	赤眉怒责五阴将 陈抟会请五仙师.....	(210)
第五十一回	询国运太祖求判 泄天机陈抟预征.....	(214)
第五十二回	平南唐太祖班师 赏战功二王惧罪.....	(218)
第五十三回	病痲疽太祖驾崩 承统绪晋王依诏.....	(222)

第一回

悯忠冤赤眉示罚

奉师命余鸿下山

唐麟

永春一中

舒怀

诗曰：

英雄不必尽儿女，佇见闺人长六师。既异阴阳皆佐国，何须雄伏愧为雌？此其一。

只能咏絮使超群，况复同仇乐泮林。自古女军原恶敌，兵符矧是有功深。此其二。

慢将刀尺去从戎，六月匡王属女工。寄语凭妻诸汉子，司晨宁让勿称雄。此其三。

周维大拟致祥麟，只合宫中佐圣王。究竟伐崇参赞处，不闻幽静涉戎行。此其四。

大家也有征东赋，汉史终虚记斗戎。想是坐言酬宿愤，未能佩剑向从军。此其五。

武功何必少金钗，岳降由来定所排。吩咐深闺如虎女，勿徒降媚便舒怀。此其六。

后来明有白夫人，步武如堪作后尘。独惜唐成明败处，终输刘女使麟君。此其七。

此数首俚言。却说唐中所载刘金定、郁生香、萧引凤、艾银屏、花解语诸女流，竟能使官难潜消，涉险阻于戎场；粉面娇娆，伏狰狞于阵伍。银钗数管，赛过大戟长枪；玉腕一双，扫尽千军万马。真乃女子军逢人辟易！想古往今来，如谢道韞、蔡文姬等咏柳才高、辨琴心敏，留人齿颊。然也不过文采风流，为

闺中雅事，有什么标功万里、表壮山河？这国家却敌，以致守土称臣，咸归一统，即或有等勇以义生，一时遇敌，只手复仇，不受淫污所辱，也属一人一家的事。至于柳腰无力，冲阵而御烽烟；木兰有才，服寇而称臣妾，此固千古罕有、宇宙希闻。回思天女作列女传事，刘氏诸夫人出，不获著踪翰墨，为妇女光。然妇人主持中馈，以拙为宝，不过较诸长舌，差胜一筹耳！至于唐主父子污秽，及诸臣之不洁者。武则天乃一女子，其天才冠首，淫浪班头。但以唐除叛乱，以救生民，取隋氏天下于张、尹二妃，是淫浪主女以开基，故不再传，而有淫浪之武氏以报应之。但上苍佑贞洁以范风化。然武后如此淫秽，为千古败坏纲常之罪魁首也。故于唐终宋始，纲纪一新，降一班女英雄下凡，使她功标社稷、定策军机，做出一场非凡事业，以为前人佐盛世之光。况赵太祖正当应运之期，山河混合一统，以定久分必合之势。故值日功曹下凡间，查察哪一家积德培阴鹭之基者，以消受此贵女；白首倡随，以觅良缘成对。然后扶助王家大业。当日，送生司马领了玉皇上旨，速带女星五个下凡，寻送降生之尘世，不须多表。

先说泰岳山中一位大仙，修炼数千年，久登仙班，乃上洞仙翁，神通广大，道号“赤眉老祖”。已知宋太祖赤手结交英雄、打平天下，登基后以酒色糊涂，枉杀义弟郑恩，老祖心甚恶之。一天，忽值梨山圣母、陈抟老祖、孙子真人诸位仙友齐进宝洞会见赤眉老祖，齐说道：“中界之气运一新，香孩儿虽奉了玉旨得主中土大位，故藉周世宗之基业以接踵。又得曹彬、赵普、高怀德、郑恩一班文武左右扶持，一心一德以成大业。原周主柴荣以姑子归宗，入继郭威大位，信为五代贤君，无有其匹。自世宗驾崩之后，无当传之嗣子。乃香孩儿特奉天帝，生于赵氏之

门，以开宋基。至陈桥兵变，居然黄袍加身。这是生成福命，享玉食于万方，位居九五，本当然也。惟郑恩与香孩儿非别将可比，义切桃园，情同手足。后竟以大勋不报，不念功劳手足，耽酒模糊，遂以白刃相加，是谓忘恩负义之主。贫道心怜不忍，功高反为孽死，意欲救着一班狐仙野魅下凡，将彼江山搅乱一番，以代郑子少泄一忿，以息其冤魂。又恐诸怪不依善果，伤害众生可悯。诸道友以为如何？陈抟老祖曰：“自古人臣功高震世，其心必肆，其志必骄，未免为人主所忌，未有不害及其身。故汉初张良成功之后，见汉高祖疑功臣，即逃避山林，不留恋于富贵。故众功臣遇害，良独得免于杀身之祸。此乃明哲保身也。然韩信、英布、彭越诸人，心实太高，看得‘功名富贵’四字太重，恃功傲人，自取灭亡，而不觉人主早已猜疑矣。至后，身首两分，实不昧此‘急流勇退’四字耳！倘仿着张良及古之范子二人高志，何得杀身之祸哉？”赤眉主听罢，微笑曰：“陈师妙论，足为功高之臣千古保身鉴戒。但有孩儿与郑子义别君侧，却同手足，非同疏远之君臣所可比。可以合则留，不合则退之论，预当知之，何一过而报应之？”孙膑真人又曰：“今老祖拔去主一人之过，令众生受兵戈之祸，也当念吾等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今定乱未久，又使一众无辜当处灾咎，奈何，奈何？”赤眉主曰：“如此兵戈之祸，可不差诸鬼魅下凡，须令潜修正戒者而往，只困悴香孩儿一番，使彼加杀却无罪能归，便招外敌，偏国所侮。罚其劳悴，数载危惊，不许伤生害众。贫道主见若此，不知众道友以为如何？”众仙见赤眉老祖如此说法，遂曰：“足见道长慈悲！”是日，各仙辞别过，自回洞中修炼，俱各不表。

单说赤眉仙一心不差诸鬼魅下凡，只命门徒一人，名曰余鸿。此道人原非人身，乃北山一老年鸿雁，精勤修炼，已变得人

身，将有千年道行。其名未入仙班之列，今拜赤眉为师，得随老祖，久沾化雨、日沐春风，修炼得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当日，赤眉祖动了杀机之念，此日命仙童呼唤余鸿，说明泄发郑恩屈杀一案，以困宋太祖于军中，劳顿他以示罚之意。又指命余鸿投往南唐李璟帐下，借其兵力，令他勿臣服于宋，以开衅端。曰：“那宋太祖乃雄豪之主，性质方刚，岂受欺侮？定必领兵争战，贤徒藉法力奇能，困挫他三纪，稍咎其残害功臣之恶。但彼帐下众将乃奉命保国佐治者，但许擒获，不许杀害一人，且要取胜。而忧困真主数秋，即要回山，断不可贪恋人间富贵、杀害生灵以取祸也。慎之戒之！不可妄动！”嘱咐之言，余鸿领诺。余鸿因是由鸿鸟修炼成人，性子本是好动不好静的，但潜修已久，将进仙班之列，故不妄动一心，受命于深山。今见师命之下凡，身涉尘世，心甚喜悦，诺诺连声应命。当日，老祖又将几件镇山之宝命他携去，以备应用。按下慢表。

却说南唐李璟，乃是五代时唐宪宗之后。然而五代纷争，至周世宗时，李璟已嗣父位，割据金陵，即自立为帝。在周世宗时，因兴兵征伐，曾取帝号，后复改年而仍称帝。当宋太祖扫灭群雄，位正中土，诸僭国不无戒惧。是主礼贤下士，以求佐弼于一隅，实欲以自强其国，巩固其邦。日惧太祖来攻伐吞蚀，故日夕养兵蓄锐，以预备之。文臣武将不少，雄兵数十万，也江东一劲敌之国也。且唐主精于文字，兼善于绘图，乃一智慧之人。当时文武臣有出名者：皇甫晖、黄元济、李晖凤，皆是当世英雄。更有薛吕、秦凤、罗英、程凤虎，皆前唐功臣之后。有战将林文豹、林文旦聚于一邦。此一天，君臣设朝会集于银銮宝殿，评论宋太祖灭了南汉刘隐，又收除高季兴于西方，合并灭蜀，孟和祥一时归附。王金斌、曹彬、潘美等兵威大振，君臣交洽。

唐主璟曰：“宋太祖一路平却诸郡，或灭或降，天下已定七八。今惟南唐尚未下，他贪求无厌，只恐他兴兵吞蚀，怎生拒敌？”当日有文臣明智者，皆言：“宋之兼并土宇，天下已得十之八九，我主金陵一郡之地，怎能与大宋对敌？我邦虽有兵将，谅非宋之高、曹、王、潘对手。不若先去帝号称臣，以免彼兵临境，又费一番惊扰也。”唐主闻言，未答。又有武臣数人皆言：“不可无故称臣！况我邦兵强将勇，上下一心。宋虽强盛，若它兵临远险，也未必即胜。不若我主先修书一函，命一人呈送观览，其词半卑半亢，将我邦土产之物以贡献为名，探他君臣如何回复我主，并察其国中虚实。然后我们或降或守，方不失于卑弱。”唐主点头称善。

正在君臣议论之际，有官军入禀：“午门外有一道人要叩见千岁！”唐主一想，既有道人公然叩见，即命宣进引见。不一刻，进至银銮殿上。唐主远见此道人：五绺长须，纶巾羽扇，气宇非凡，双目如晓星。当时询及来踪，方知高门法士。道人叩首已毕，唐主命之坐下。茶罢，复诘彼叩见来由。余鸿对曰：“千岁据金陵一方，兵多将广，是宋主东西北并灭各方，不动汝金陵者，以千岁据此长江大河之险于东南界也。且千岁善于礼贤下士，君臣一心，道机可乘，千岁何须虑也？至下计者，首议去帝号，臣服于宋。今山人特千里下山，叩谒千岁，求乞执鞭左右，未知允准收录否。且不是山人夸张大言，千年修炼，法道颇精，能分过去未来。千岁远继唐裔三百之纪，须偏安于一隅，宋终不能侮君也！”唐主闻言大悦，曰：“孤正在与群臣议论降守之策，谋疑未决。今得仙长降临指示，强孤之弱邦，何其幸也！又承愿佐助我国，以拒宋师，孤无忧矣！”即日敕旨，命军士筑坛设礼，拜为护国军师。余鸿一心受托，即日登坛。众文武一

班参见完礼。唐主亲捧御酒三杯，余军师饮酒谢恩。当日李璟自得了余鸿为军师，请问他兵法，对敌进退之技。彼答对通明，出言有序，非凡人可及，心中倍喜，自谓邦佐有人，料宋主南下无碍矣。对敌不弱于彼，一时心雄胆壮，并不修书，又不往与宋太祖称觞上寿。此一回，上邦下国两相启衅，一番杀运，也金陵有此劫数。不知两国交战如此，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南唐主回书拒宋 赵太祖将军督师

词曰：

屈杀贤良，困受沙场，从此十八年赵君王。回瞻殿宇，只见云庄怆怀，妃子转似孤凰，也知天子也离乡，伤伤伤！

念切当阳，义伐徐方，后来八九家共赞襄。维兹元老，固称鹰扬，矧斯臣妾，且号邑姜，功盖残唐，长长长！

却说宋太祖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众将士推尊，废周后主，继立而有天下。又赖众将兵力，助而受禅，北伐南征，洗归一统。所有宇内伪主、霸主皆臣降称服，四方莫不奉正朔于天王。值宋太祖万寿圣诞佳辰，诸家王子、王孙、各勋戚、文武大小臣家，悉皆备办许多礼物珍仪，于五更之初，便佩玉登车，纷纷入觐，颂唱华封三祝。又有外省边疆众文武，俱各有贡礼回朝上寿。并诸外国，及附属归命王侯，莫不挟狼主梯山航海

741

而至，以恭敬中土圣主。太祖登殿受献，只见许多珍仪过丰，一一陈设。旨下，慰劳诸臣。待诏毕，龙颜喜霁，是日不免鹿鸣赐宴。各王侯、文武大小臣工俱均颁赐，畅叙乐饮于殿中。一番庆闹，君臣共乐。酒至三巡，宋太祖徐徐而言曰：“今天寡人五旬寿纪，悉当众卿文武、诸邦边隅土宇之臣，贡献隆仪之盛，回朝庆祝，足见内外、远近之臣爱戴恭诚。惟今金陵南唐李璟，以一隅之地藐视寡人，并无差使庆祝一词，也属不恭，众卿以为如何处置？”有兵部尚书潘美奏曰：“臣近闻南唐李璟招贤纳士，严训军兵，其志非小。今各方偏邦入朝贡献，华祝称觴，他独不遣人进朝恭祝，显见目中无我大宋，不恭之甚，将有不臣之心。不若我主趁此执罪，命将兴师，征讨有名矣。”宋太祖未答。又有军师苗训进曰：“此行未为不妥，但今已四海一统，谅此南唐区区一隅之土，何足介怀？不烦圣虑。可旨下，责他君臣不量德力、不礼回朝恭祝，有失国威。如若即行征讨，以涉不教而诛，况劳士浩费，非国家益也。不若待阁部词臣草檄文一道，命使驰往晓谕他一番。倘若彼君臣醒悟，差人谢罪，正当赦宥之，足见我主以德宣化而治，各邦靡不心服矣。倘若他仍执迷抗拒，然后命将兴兵，征伐取罪未晚。不知陛下圣意如何？”宋太祖闻言，曰：“卿家处置得宜！惟词曹之臣莫与卿匹，汝回第中，三天之限，且备檄文，命使臣驰往谕之。”此日退朝，文武各散。

次日，苗训将檄文章就，上呈御览毕，即盖印封固，钦差往金陵而去。涉水登山，非只一日得到。此一天，南唐主自拜余鸿为军师有三月之久。一日早朝，正在君臣叙集，有黄门官入奏：“大宋天子差一位官员，有赍旨到来。”书启皇封，君臣开读，其文词曰：

“昔者唐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尽灭。兹我邦主德臣明，拨乱反正，拯其将坠，救民于水火。奉天宣化功劳，施恩垂德，而万邦协和；布德行仁，而百蛮宾服。蠢尔南唐一隅之土，梗化不朝，藐视不恭，罪难逃咎！屡欲爰整天师，恭行天讨。惟我主宽宏伟度，有慕乎古之行军，以化格为治。故王者之师有征伐而无战斗。是舜帝虞廷，舞干羽而格有苗；武王周师，回车马以警殷纣。兹命我词臣，乘笔宏文，申明告诫。原不欲能武以伤和气，致戕好生之德。今敷陈安危之要，君侯其敬听之。今尔唐末，五代纷争，瓜分割据，英雄并起，豪杰风从。我主车驾所临，靡不输诚纳款，君侯所共见闻也，惟两帝不并生，二姓不再伏，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难于未兆。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世胄；阿斗纳印，安作晋世乐公！君侯诚能身鉴成败，熟味微子之踪，猛思后主之乐，则福庆无疆，士民安堵，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师，岂不大有裨于国哉？如执迷罔悟，听佞惑说，至于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噬脐奚及？

当时南唐主李璟看见檄文激烈，理义分明，稍有畏惧之心。又转请余军师酌议此事。余鸿曰：“腐儒笔锋也精锐，不知我主兵强粮足，有何畏哉？”遂不作谢罪表文，只将檄旨残尾批回七律诗一首。诗曰：

南唐继统在钱塘，屡欲兴兵破汴梁。
文有孙吴精阵律，武增龙豹骋沙场。
高怀活捉同妻死，陶氏生擒与子亡。
天子早知须顺服，免教刀斧见阎王。

书后又写着“大唐正统皇帝付与宋君御前览悉”。

却说宋太祖一天设朝，使臣回国。一见李璟不但不回谢罪之书，反作此悖逆犯上强词，藐视太甚。太祖一见，羞颜大怒，拍案骂曰：“好胆子李璟！蕞尔偏土，朕好意相待，不忍加兵征讨，独恐残害，兵民可悯。不料他竟公然逞志，出此恶逆犬吠之言，怎可不加诛戮？朕若不发兵征讨，他也差将来争了。克日发兵亲行征伐，定必生擒此贼，方消朕恨！”惟有高王爷怀德出位启奏曰：“南唐李璟伪袭李唐之后，割据金陵，不过八十一州土地，谅有什么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即君臣协和，无非一班文词诗赋之人，不度德力之势，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实乃其自取败亡之祸也！不若侍臣藉陛下天威，兴一旅之师前往，以顺取逆，自必献功奏捷，何须主上亲身马上之劳？有碍轻出万乘之尊！”太祖曰：“御妹夫论理虽有所依，但朕起自马上功劳，与诸将士久相雄角，亲冒矢石一十八载，见尽多少英雄负气自许，性不受人欺侮。今李璟这匹夫逆恶，辱言侮薄太甚，务必生擒杀败他，亲辱此贼，方得心甘也！况自登基一十三载，身安慵乐，髀肉旋生致病，正不胜刘先主所感慨。朕意已定，妹丈不必谏留！今即差卿为督师主帅，史珪、石守信二将为左右先锋，冯益为参军。再令曹彬、潘美、王彦升、罗彦怀为辅军，九王八侯，及军师苗训俱随南征以护驾。复令王金式后队解粮，同心协力，征胜金陵，奏凯回朝，因功加赉封爵，以报将士之劳。”是日众文武闻谕，各人领旨，定了出师日期。

退朝已毕，宋太祖又对御第二王爷匡义言知征讨江南李璟，托之监国署位，依政处分，朕不过一载上下，可以还朝之事，叮咛一番。匡义二王爷领命。宋太祖又在昭阳正宫皇后处谕知。复往后宫禀知杜氏皇太后，于某日定期别母后，即当兴